

一刻

拍案惊奇

凌濛初 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前 言

明代末年，白话短篇小说异军突起，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热潮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，而其中的佼佼者即是明代通俗小说大师冯梦龙的“三言”（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）和凌濛初的“二拍”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）。

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主要反映古代市民的生活，所以鲁迅先生在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将其归于“明之拟宋市人小说”。作品集中收有部分“宋元话本”以及根据旧话本改编的所谓“拟话本”，故又被称为“话本”或“拟话本”小说，实际上，就是通俗短篇白话小说的五个专集。类似的小说还有明代的《石点头》、《醉醒石》、《西湖二集》、《人中画》，以及清代的《照世杯》、《豆棚闲话》、《西湖佳话》、《十二楼》等，但这些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，均不能出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之右。虽然由于统治者的敌视和压制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在清乾隆前后处于被冷落的地位，但刊行 360 余年来，始终在文学园地中，散发着持久的芬芳。

冯梦龙（1574～1646）字犹龙，亦字耳犹、子犹，别号龙子犹、茂苑野史氏、顾曲散人、墨憨斋主人等。他是长洲（今江苏吴县）人，年轻时便很有才气，与当画家的哥哥冯梦桂、当诗人的弟弟冯梦熊，并称为“吴下三冯”。曾任丹徒县训导、寿宁知县。清兵渡江后，他曾参加过抗清活动，最后死于家乡。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，作品题材十分广泛，如民歌集《挂枝儿》、《山歌》，散曲集《太霞新奏》，笔记小品《古今谭概》、《笑府》，剧本《双雄记》、《墨憨斋定本传奇》，并曾改写过长篇历史演义小说《平妖传》、《新列国志》等，可谓多才多艺，

但其代表作则自非“三言”莫属。

“三言”中最早刊行的是《喻世明言》(初名《古今小说》);《警世通言》出版于天启甲子年(1624);《醒世恒言》出版于天启丁卯年(1627);三集各收短篇小说40篇,共120篇。“三言”出版以后,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,尤其是销路很好,大有洛阳纸贵之势。凌濛初就是受到“三言”的启发才着手编写“二拍”的。

凌濛初(1580~1644)字玄房,号初成,一名凌波,别号即空观主人。他是浙江乌程(今属吴兴)人,曾任上海县丞与徐州通判,后在房山率众抗拒李自成别部,呕血而死。他所著的书除“二拍”外,另有《言诗翼》、《诗逆》、《诗经人物考》、《左传合谱》、《后汉书纂评》、《合评选诗》以及戏曲《虬髯翁》、《颠倒姻缘》、《北红拂》等20多种,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。

凌濛初编写“二拍”的初衷是效仿冯梦龙的“三言”,这一点十分明确,他在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的序言中写道:“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诸书(即指《喻世明言》等“三言”),颇存雅道,时著良规,一破今时陋习,而宋元旧种,亦被搜括殆尽”,“因取古从来杂碎事可新听睹、佐谈谐者,演而畅之,得若干卷”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,凌氏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与冯梦龙“三言”中出版最晚的《醒世恒言》于同年——明天启丁卯年(1627)刊出,都是40篇。书出之后,受到了书商的热情欢迎,凌濛初也一发而不可收,紧接着于崇祯壬申年(1632)出版了《二刻拍案惊奇》,收小说39篇,最末附《宋公明闹元宵》杂剧一出,凑足了40篇。

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相继问世后,产生了一个不小的冲击波,社会上竞相出版“话本”、“拟话本”小说,但其成就均在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之下。随着“三言”“二拍”影响的日益扩大,有关的精选本、改编本、续编本等也陆续涌现,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明崇祯年间抱瓮老人选刻的《今古奇观》。这是一个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精选本,分别从《喻世明言》中选8篇,《警世通言》中选10篇,《醒世恒言》中选11篇,《初

刻拍案惊奇》中选 8 篇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选 3 篇，总共也是 40 篇。《今古奇观》的出版，对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由于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广泛流传，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。研究者们注意到了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之间的密切关系，经常将二者在一起相提并论。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便曾列专编论述；日本学者盐谷温在其《明的小说“三言”》一文中就曾探讨过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以及《今古奇观》三者的关系；孙楷第先生更著有《三言二拍源流考》，详细论证了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成书经过。

实际上，“三言”与“二拍”在许多方面确有相似之处。例如在篇幅上，每集均收 40 篇，如出一辙，似成定式。在写法上，均属典型的“话本”写法，以韵文诗词起首，接着或以一个短故事作为开篇，称作“楔子”，或直接进入“正话”。正文中经常插入短小精辟的诗词、对联等韵语。篇末用四句或八句诗作结。在内容上，均以描写市民、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生活为题材，都属于“市民文学”。

“三言”与“二拍”也存在着一些差异。如“三言”中虽然有些篇是冯梦龙创作或改编的，但多数是因袭宋元旧本，冯氏主要从事的是整理工作。“二拍”则不同，由于旧的话本已“被搜括殆尽”，所以凌濛初的“二拍”主要收集的是他本人的创作，尽管故事的素材往往取之于笔记小说。换言之，“三言”是以“话本”为主，而“二拍”则是以“拟话本”为主。在艺术上，“三言”发展了唐人传奇的长处，丰富了短篇小说的思想表现力和艺术概括力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，而“二拍”则较少独创性，相形见绌。“三言”的标题均是一句话，而“二拍”则易之为对称的两句。

一个时期以来，评论界对“三言”一直持肯定态度，而对“二拍”则是毁誉参半，褒贬不一。其中原因之一是凌濛初本人曾参与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作战，又在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的卷三十一《何道士因术成奸，周经历因奸破贼》中诋毁明代农民起义军领袖唐赛儿。而对

这一点应该作具体分析，在仇视农民革命这一方面，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都立场一致，出身于这一阶层的冯梦龙、凌濛初均概莫能外，这一思想难免反映在其作品中，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该作品本身，正如我们认为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，但并不否认《曾文正公集》中仍包含着许多积极正确的内容。尽管“二拍”在总体上逊于“三言”，但在某些方面却有超过之处，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。究竟如何比较二书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鉴别。这次将“三言”与“二拍”合为丛书，并出版一字不删的足本，其目的便是为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。

“三言”的版本，一般采用世界文库本，“二拍”则多用覆尚友堂本等翻刻本。这次出版的《三言二拍》丛书，“三言”以兼善堂本为底本，“二拍”以尚友堂本为底本，均系该书明代的初刻本，最接近原貌。同时，参校了三桂堂本、衍庆堂本、消闲居本、松鹤斋本以及《今古奇观》等，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本子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现存尚友堂刊本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第二十三卷已佚，是将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的第二十三卷《大姊魂游完宿愿，小姨病起续前缘》移植于此，李代桃僵。为了保持底本原貌及维持每集40篇的格局，在整理上未作变动，则第二十三卷在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与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重复出现，这大概是此书最大的美中不足吧。另外，为使丛书体例一致，将“二拍”回目中的“卷××”易为“第××卷”，在此一并说明。为便于一般读者阅读，本丛书除采用横排简体字外，还对全书重新进行了分段标点，并改正了原书中个别误字、错字。对异体字、古今字、通假字，则一律直接改为现在的通行字，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。

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积极一面是对黑暗的封建官僚制度、封建礼教进行了抨击和揭露，歌颂了市民百姓对婚姻自由、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，对统治阶级提倡的程朱理学大胆地给以嘲讽，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学理论的束缚，反映出民主性的精华及人道主义

精神。作者爱憎分明，亦喻亦讽，亦谐亦警，鞭挞丑恶，发泄不平，劝人向上，颂扬爱情，刻画出不少感人的生动形象。如：《喻世明言》中棒打薄情郎的“金玉奴”；《警世通言》中怒沉百宝箱的“杜十娘”；《醒世恒言》中独占花魁的“卖油郎”；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反抗父母悔婚的“宣徽院仕女”；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视官府如儿戏的“神偷一枝梅”。在作者酣畅的如椽笔下，芸芸众生，光怪陆离，绵绵痴情，死生不渝，令人切齿，令人捧腹，令人荡气回肠，令人没齿难忘。

当然，由于封建时代的烙印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往往是美丑杂陈，瑕瑜并见。除了上述污蔑农民起义的倾向之外，书中还经常夹杂着不少封建说教，显露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，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点，保留了不少庸俗落后的东西，以及露骨的色情描写等，都是消极的因素。有些章节更是特别突出，如《喻世明言》中的《梁武帝累修归极乐》、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庄子休鼓盆成大道》、《醒世恒言》中的《金海陵纵欲亡身》、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的《乔兑换胡子宣淫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的《任君用恣乐深闺》等。

读者诸君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这部分内容，将之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认识，既不能杯弓蛇影，因噎废食，也不能囫圇吞枣，兼收并蓄。应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吸收其人民性的精华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摒弃那些庸俗落后的东西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，因为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主流毕竟是好的，是瑕不掩瑜的。

郁于整理者的学识和水平，整理本难免仍不尽人意，衷心希望有识之士指出其中的疏漏和错误，以便再版时更正。至于对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不同看法，则可以继续争鸣，各抒己见。本文有不当之处，亦敬请指正。

癸酉年春三月

周鲸于道遥斋

叙

尝记《博物志》云：“汉刘褒画《云汉图》，见者觉热；又画《北风图》，见者觉寒。”窃疑画本非真，何缘至是？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。甚而僧繇点睛，雷电破壁；吴道玄画殿内五龙，大雨辄生烟雾。是将执画为真，则既不可；若云贗也，不已胜于真者乎？然则操觚之家，亦若是焉则已矣。

今小说之行世者，无虑百种，然而失真之病，起于好奇。——知奇之为奇，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。舍目前可纪之事，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，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，曰：“吾以骇听而止耳”。夫刘越石清啸吹笛，尚能使群胡流涕，解围而去，今举物态人情，恣其点染，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。此其奇与非奇，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。

则为之解曰：“文自《南华》、《冲虚》，已多寓言；下至非有先生、凭虚公子，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？”不知此以文胜，非以事胜也。至演义一家，幻易而真难，固不可相衡而论矣。即如《西游》一记，怪诞不经，读者皆知其谬；然据其所载，师弟四人各一性情，各一动止，试摘取其一言一事，遂使暗中摸索，亦知其出自何人，则正以幻中有真，乃为传神阿堵。而已有不如《水浒》之讥。岂非真不真之关，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！

即空观主人者，其人奇，其文奇，其遇亦奇。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，出绪余以为传奇，又降而为演义，此《拍案惊奇》之所以两刻也。其所据摭，大都真切可据。即间及神天鬼怪，故如史迁纪事，摹写逼真，而龙之踞腹，蛇之当道，鬼神之理，远而非无，不妨点缀域外之

观，以破俗儒之隅见耳。若夫妖艳风流一种，集中亦所必存。唯污蔑世界之谈，则戛戛乎其务去。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，意其铁心石肠，而为《梅花赋》，则清便艳发，得南朝徐庾体。由此观之，凡托于椎陋以眩世，殆有不足信者夫。主人之言固曰：“使世有能得吾说者，以为忠臣孝子无难；而不能者，不至为宣淫而已矣。”此则作者之苦心，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。

时剗剗告成，而主人薄游未返。肆中急欲行世，征言于余。余未知搦管，毋乃“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”哉！亦曰“簸之扬之，糠秕在前”云尔。

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

目次

- 二刻拍案惊奇序..... (1)
- 第一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..... (1)
- 第二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..... (12)
- 第三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..... (28)
- 第四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..... (41)
- 第五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..... (58)
- 第六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..... (70)
- 第七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..... (82)
- 第八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..... (93)
- 第九卷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..... (103)
-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..... (118)
- 第十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..... (128)
- 第十二卷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..... (141)
- 第十三卷 鹿胎庵客入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..... (149)
-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..... (159)
-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..... (173)
- 第十六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..... (186)
-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..... (196)
- 第十八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..... (214)
- 第十九卷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..... (226)
- 第二十卷 贾廉访贗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..... (235)
-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..... (244)

-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…… (260)
-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…… (272)
- 第二十四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…… (283)
- 第二十五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…… (293)
- 第二十六卷 惜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…… (302)
- 第二十七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…… (312)
- 第二十八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…… (321)
- 第二十九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撮草药巧谐真偶…… (331)
- 第三十卷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…… (341)
- 第三十一卷 行孝子到底不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…… (351)
- 第三十二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…… (359)
- 第三十三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…… (368)
- 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…… (377)
-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…… (391)
-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…… (401)
- 第三十七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…… (412)
-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…… (422)
-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…… (433)
-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…… (450)

第一卷

进香客葬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

诗曰：

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

或置长流清净处，自然福禄永无穷。

话说上古苍颉制字，有鬼夜哭。盖因造化秘密，从此发泄尽了。只这一哭，有好些个来因。假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，凛如斧钺，遂为万古纲常之鉴。那些奸邪的鬼，岂能不哭？又如子产铸刑书，只是禁人犯法；流到后来，奸胥舞文，酷吏鞫罪，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，断送了多少人。那些屈陷的鬼，岂能不哭？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，凭着暗中朱衣神，不论好歹，只看点头。他肯点头的，便差池些，也会发高科、做高官；不肯点头的，遮莫你怎样高才，没处叫撞天的屈。那些呕心抽肠的鬼，更不知哭到几时，才是住手！可见这字的关系，非同小可。况且圣贤传经讲道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多用着它不消说；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，佛家白马驮将来，也只是靠这几个字，致得三教流传，同于三光。那字是何等之物，岂可不贵重它？

每见世间人，不以字纸为意。见有那残书废页，便将来包长包短，以致因而揩台抹桌，弃掷在地，扫置灰尘污秽中。如此作践，真是罪业深重！假如偶然见了，便轻轻拾将起来，付之水火，有何重难的事，人不肯做？这不是人不肯做，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，二来不在心上的事，匆匆忽略过了。只要能存心的人，但见字纸，便加爱惜，遇有遗弃，即行收拾，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！

宋时王沂公之父，爱惜字纸。见地上有遗弃的，就拾起焚烧。便是落在粪秽中的，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，用水洗净。或投之长流水中，或候烘晒干了，用火焚过。如此行之多年，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。一日妻有娠将产，忽梦孔圣人来吩咐道：“汝家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。我已奏过上帝，遣

弟子曾参来生汝家，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果生一儿。因感梦中之语，就取名为王曾。后来连中三元，官封沂国公。宋朝一代中三元的，止得三人，是宋庠、冯京与这王曾，可不是最稀罕的科名了！谁知内中这一个，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，岂非人人做得的事？如今世上人，见了享受科名的，哪个不称羨，道是“难得”。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，却错过了不做，不知为何？且听小子说几句：

苍颉制字，爰有妙理。

三教圣人，无不用此。

眼观秽弃，颇当有说。

三元科名，惜字而已。

一唾手事，何不拾取？

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，偶然记起一件事来。一个只因惜字纸，拾得一张故纸，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，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。有诗为证：

翰墨因缘法宝流，山门珍秘永传留。

从来神物多呵护，堪笑愚人欲强谋。

却说唐朝侍郎白居易，号香山居士，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，专一精心内典，勤修上乘。虽然顶冠束带，是个宰官身，却自念佛看经，做成居士相。当时因母病，发愿手写《金刚般若经》百卷，以祈冥佑，散施在各处寺宇中。后来五代、宋、元，兵戈扰乱，数百年间，古今名迹，海内亡失已尽，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？不知都怎地消灭了。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，流传得一卷。直至明朝嘉靖年间，依然完好，首尾不缺。凡吴中贤士大夫、骚人墨客，曾经赏鉴过者，皆有题跋在上，不消说得。就是四方名公游客，也多有赞叹顶礼、请求拜观、留题姓名日月的，不计其数。算是千年来稀奇古迹，极为难得的物事。山僧相传，至宝收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，田禾淹尽，寸草不生，米价踊贵。各处禁柴、闭籴，官府严示平价，越发米不入境了。原来大凡年荒米贵，官府只合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。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，贪那贵价，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；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，贪那贵价，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。米既渐渐辐辏，价自渐渐平减。这个道理，也是极容易明白的。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，做了官府，专一遇荒就行禁柴、闭籴、平价等事，他认道是不使外方余了本地米去。不知一行禁止，就有棍徒诈害。遇见本地交

易，便自声扬犯禁，拿到公庭，立受枷责。那有身家的，怕惹事端，家中有米，只索闭仓高坐；又且官有定价，不许贵卖，无大利息，何苦出柴？那些贩米的客人，见官价不高，也无想头；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采，惧怕败露，受责受罚，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，干这样没要紧的事。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，米价转高。愚民不知，上官不谙，只埋怨道：“如此禁闭，米只不多！如此抑价，米只不贱！”没得解说，只囫圇说一句“救荒无奇策”罢了。谁知都是要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。

闲话且不说。只因是年米贵，那寺中僧侣颇多，坐食烦难。平日檀越，也为年荒米少，不来布施。又兼民穷财尽，饿殍盈途，盗贼充斥，募化无路。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，非舟楫不能往来。寺僧平时吃着十方，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、载米上门的了。真个是：

香积厨中无宿食，净明钵里少余粮。

寺僧无计奈何。内中有一僧，法名辨悟，开言对大众道：“寺中僧徒不少，非得四五十石米，不能度此荒年。如今料无此大施主。难道抄了手，坐看饿死不成？我想白侍郎《金刚经》真迹，是累朝相传至宝。何不将此件到城中，寻个识古董人家，当些米粮，且度一岁。到来年有收，再图取赎，未为迟也。”住持道：“相传此经价值不少，徒然守着它，救不得饥饿，真是跋米囤饿杀了。把它去当米，诚是算计。但如此年时，哪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，当这样冷货？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。”辨悟道：“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，委是不能够。想起来，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，他是本山人，乃是本房檀越，就中与我独厚。这卷白侍郎的经，他虽未必识得，却也多曾听得。凭着我一半面皮，挨当他几十挑米，敢是有的。”众僧齐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索就过湖去走走。”

住持走去房中，箱内捧出经来。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，揭开里头看时，却是册页一般装的，多年不经裱糊，霉气已无，周围镶纸多泛浮了。住持道：“此是传名的古物，如此零落了，知它有甚好处？今将去与人家，藏放得好些，不要失脱了些便好。”众人道：“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，不必先自耽忧。”辨悟道：“依着我，当便或者当得来。只是救一时之急，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哪里！”众人道：“且到赎时再做计较，眼下只是米要紧，不必多疑了。”当下雇了船只，辨悟叫个道人随了，带了经包，一面过湖，到山塘上来。

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。辨悟上前稽首，相

见已毕。严都管便问道：“师父何事下顾？”辨悟道：“有一件事，特来与都管商量，务要都管玉成则个。”都管道：“且说看何事，可以从命，无不应承。”辨悟道：“敝寺人众缺乏斋粮，目今年荒米贵，无计可施。寺中祖传《金刚经》，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相传价值千金，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。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，得应付米百来石，度过荒年，救合寺人众生命，实是无量功德。”严都管道：“是甚稀罕东西，金银宝贝做的，值此价钱？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，真是千闻不如一见。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。”

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，打开看时，都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道：“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，原来是这等悔气色脸。倒不如外边这包，还花绿绿好看。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！”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，逐页翻翻。一直翻到后面去，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，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，方喜动颜色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大略也值些东西，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。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，多值了百来两银子，也不见得。我与师父相处中，又是救济好事，虽是百石不能够，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。”辨悟道：“多当多赎，少当少赎。就是五十石也罢，省得担子重了，他日回赎难措处。”

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，捧了进去。终究是相府门中手段，做事不小。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：“当米五十石。”付与辨悟道：“人情当的，不要看容易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开仓斛发。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，将米一斛一斛地盘明下船。谢别了都管，千欢万喜，载回寺中不题。

且说这相国夫人，平时极是好善，尊重的是佛家弟子，敬奉的是佛家经卷。那年年底，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，到夫人处查算。一向因过岁新正，忙忙未及检勘。此时已值二月中旬，偶然闲手揭开一页看去，内一行写着：“姜字五十九号：当洞庭山某寺《金刚经》一卷，本米五十石。”夫人道：“奇怪！是何经卷，当了许多米去？”猛然想道：“常见相公说道：‘洞庭山寺内有卷《金刚经》，是山门之宝。’莫非即是此件？”随叫养娘们传出去，取进来看。不逾时取到。夫人盥手净了，解开包，揭起看时，见是古老纸色。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，也知是旧人经卷。便念声佛道：“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，只为年荒，将来当米吃了。这些穷寺里，如何赎得去？留在此处褻读，心中也不安稳。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，把此经还了他罢。省得佛天面上取利，不好看。”吩咐当中都管说：“把此项五十石，作做夫人斋僧之费。速唤寺中僧人，还他原经供养去。”

都管领了夫人的命，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，叫他来领此经。恰值十九日，是观世音生日，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。事毕，到当中来拜都管。都管见了道：“来得正好！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，捎信与你。”辨悟道：“都管有何吩咐？”都管道：“我无别事，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。我家夫人知道了，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，不要你取赎了；白还你原经去，替夫人供养着。故此要寻你来还你。”辨悟见说，喜之不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，使此经重还本寺！真是佛缘广大。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，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。”都管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遂去禀知夫人，请了此经出来，奉还辨悟。夫人又吩咐都管：“可留来僧一斋。”都管遵依，设斋请了辨悟。

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行。到得下船埠头，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，却待开了。辨悟叫住，也搭将上去。坐好了，开船。船中人你说张家长，我说李家短，不一时行至湖中央。辨悟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说来说去，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，真是善心喜舍、量大福大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是哪一家？”辨悟道：“是王相国夫人。”众人内中有的道：“这是久闻好善的。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？”辨悟指着经包道：“即此便是大布施。”众人道：“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。”辨悟道：“若是有心施舍，多些也不为奇。专为是出于意外的，所以难得。”众人道：“怎生出于意外？”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，今日如何白还的事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一个荒年，合寺僧众都是这夫人救了的。况且寺中传世之宝，正苦没本利赎取，今得奉回，实出侥幸。”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，好生不信。有的道：“出家人惯说天话，哪有这事？”有的道：“他又不化我们东西，何故掉谎？敢是真的！”又有的道：“既是值钱的佛经，我们也该看看。一缘一会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要与辨悟取出来看。

辨悟见一伙都是些乡村父老，便道：“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列位未必识认。袈裟淡淡，看它则甚？”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，姓黄，号丹山，混名黄撮空，听得辨悟说话，便接口道：“师父出言太欺人！什么白侍郎、黑侍郎，便道我们不认得。那个白侍郎，名字叫得白乐天，《千家诗》上都有他的诗，怎欺负我不晓得？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，也是个缘分，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。”众人听得，尽拍手道：“黄先生说得有理。”一齐就去辨悟身边，讨取来看。

辨悟四不拗六，抵当众人不住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在舱板上，揭开经来。

那经页页不粘连的了，正揭到头一版，怎当得湖中风大，忽然一阵旋风，搅到经边一掀，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，早把一页吹到船头上。那时辨悟只好按着，不能脱手去取，忙叫众人快快收着。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，你挨我挤，吆吆喝喝，磕磕撞撞，那里捞得着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被风一卷，早卷起在空中。原来一年之中，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，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，只在此时。那时是二月天气，正好随风上去，哪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？况且太湖中间，扩扩漾漾的所在，没弄手脚处。只好共睁着眼，望空仰看。但见：

天际飞冲，似炊烟一道直上；云中荡漾，如游丝几个翻身。纸鸢到处好为邻，俊鹤飞来疑是伴。底下叫的叫，跳的跳，只在湖中一叶舟；上边往一往，来一来，直通海外三千国。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，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。

辨悟手按着经卷，仰望着天际，无法施展。直看到望不见才住。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，只叫得苦。

众人也都呆了，互相埋怨。一个道：“才在我手边，差一些儿不拿得住。”一个道：“在我身边飞过，只道你来拿，我住了手。”大家唧唧。一个老成的道：“师父再看看，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。”辨悟道：“哪里是素纸？刚是揭开头一张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众人疑惑。辨悟放开双手看时，果然失了头一版。辨悟道：“千年古物，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！”忙把来叠好，将包包了。紫涨了面皮，只是怨怅。众人也都懊悔，不敢则声。黄撮空没做道理处，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。看见辨悟不喜欢，也再没人敢讨看了。船到山边，众人各自上岸散讫。

辨悟自到寺里来，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，合寺无不欢喜赞叹。却把湖中失去一页的话，瞒住不说。寺僧多是不在行的，也没有人翻来看看，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府太守，择日上任。家中亲眷设酒送行。内中有一个人，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，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。席间对柳太守说道：“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。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，有一件稀奇的物事，乃是白香山手书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古迹，价值千金。今老亲丈就在邻邦，若是有个便处，不可不设法看一看。”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。他虽不好古董，却是个极贪的性子。见说了

值千金，便也动了火，牢牢记在心上。

到任之后，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，多有晓得的。只是苏、松隔属，无从得看。他也不是本心要看，只因千金之说上心，希图频对人讲，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，购求来送他，未可知。谁知这些听说的人，道是隔府的东西，他不过无心问及，不以为意。以后在任年余，渐渐放手长了。有几个富翁为事，打通关节，他传出密示，要苏州这卷《金刚经》。谁知富翁要银子反易，要这经却难。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，寺僧道是家传之物，并无卖意。及至问价，说了千金。买的多不在行，伸伸舌，摇摇头，恐怕做错了生意，折了重本，看不上眼，不是算了。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，回说“《金刚经》乃本寺镇库之物，不肯卖的，情愿纳价”罢了。太守见了白物，收了顽涎，也不问起了。如此不止一次，这《金刚经》倒是那太守发科分、起发人的丹头了。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，一发上心。

有一日，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，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。太守暗喜道：“取《金刚经》之计，只在此僧身上了。”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，悄悄吩咐他道：“你到监中，可与我秘密叮嘱这行脚僧，我当堂再审时，叫他口里扳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窝赃之所，我便不加刑罚了。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。”禁子道：“太爷吩咐，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钱！都在小的身上罢了。”禁子自去依言行事。

果然次日升堂，研问这起盗犯，用了刑具。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赃仗窝家。独有这个行脚僧，不上刑具，就一口招道：“赃在洞庭山某寺窝着，寺中住持叫甚名字。”原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，一应荒庙野寺投高投宿，无处不到，打听做眼。这寺中住持姓名，恰好他晓得的，正投太守心上机会。太守大喜，取了供状，叠成文卷。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，要提这寺中住持，差人资文坐守。

捕厅签了牌，另差了两个应捕，驾了快船，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。真个：

人似饥鹰，船同蜚虎。鹰在空中思攫食，虎逢到处立吞生。静悄村墟，魍地神号鬼哭；安闲舍宇，登时犬走鸡飞。即此便是活无常，阴间不数真罗刹。

应捕到了寺门前，雄赳赳地走将入来，问道：“哪一个住持？”住持上前稽首道：“小僧就是。”应捕取出麻绳来便套，住持慌了手脚道：“有何事犯，